

僑界豪俠·杏壇儒醫

伍聯德的生平 (二)

● 劉渭平

臨危受命撲滅疫症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伍聯德忽然意外的收到由北京外務部發來的一封信，電報是由施肇基署名的，叫他立刻前往北京。伍聯德當即匆匆前去。他搭早班火車離天津，大約十一點左右到達北京，已有施肇基派來的一輛驛車在等著他。並有施肇基的一封信，叫他前去施宅。到時他受到施肇基夫婦熱忱招待。施肇基夫人是唐紹儀的侄女。施肇基說起當年他隨端方、戴鴻慈赴歐洲，途經檳榔嶼時曾和伍聯德會見過，留有良好印象。一年前，聽說伍聯德到天津工作但當時施肇基在東北任道台，以此不會晤面。如今施肇基已在外務部服務。當下施氏告以電召他來北京的原因。原來那時哈爾濱正發生一場可怕

的疫症。有不少中國人與俄國人因此病亡。該地急需一位細菌病專家去負責撲滅並防止傳染。施氏已推薦了他，問伍聯德願意不願意前去。施氏又說政府將給予一切經費與協助。其時疫症已發生了一個多月。已成為一項外交事件。因為俄國與日本已藉口向中國政府抗議，並說中國政府如果無力防疫，俄、日兩國將自動派醫藥人員前往。這當然是使中國政府丟臉的事。因此中國政府急於找一位專家去主持此一工作。施氏並告訴他，外務部曾找過謝天寶醫生，謝氏是一位留學美國坦佛大學畢業的醫生，其時任海軍部醫官，但謝氏在考慮後拒絕前往，因為中國政府不肯保証謝氏的傷亡保險費。

爲了想到一個陌生地方去做一些研究工作，伍聯德毅然接受了這一任命。施肇

基當即帶他去見外交大臣那桐。那桐當時是僅次於慶親王的第二號滿洲大員，那桐中等身材，略胖蓄鬚，年約五十五歲，非常客氣，祝賀伍聯德工作順利。施肇基招待伍聯德住在他華麗舒適的公館裏。同時施肇基忙於爲他辦理一切赴任手續。施家有一切新式的衛生設備，並由深井中汲水，作爲自來水裝置，施肇基不愧是一個受美國教育的人，非常守時，他是江蘇人，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施肇基身材不高約五尺五吋，胸部平而狹。他生於一八七七年，比伍聯德年長二歲。三十二歲即已擔任外交參贊的高位。他不像一般中國官吏，他勇於負責。他叫伍聯德以後可以直接用英文和他通訊商洽一切公務。他可以代爲翻成中文後轉呈他的上司。

其時，北京已有一份英文日報，主編

的是一個廣東人。伍聯德有時也爲他供稿。

伍聯德回天津後，即向軍醫學堂辭職，並洽帶他的一位高班學生林家瑞一同前去東北。因爲林能說官話和英語，可任翻譯。

在北京時，伍聯德被任爲陸軍少校，穿了軍裝，他可以不必要在腦後掛那條辮子。那時的陸軍制服完全仿效德國。上衣是草綠色卡其布合領，肩章是紅色與金色，領章有三顆星。

被召進宮觀見皇族

伍聯德第一次被召進宮，觀見代表宣統的攝政王。那天一早，他坐了施肇基的驟車，走了差不多一小時才到宮門外，下了車，走了約二百碼，被引進一間金碧輝煌的候客室。他把眼鏡除下，右手拿著。因爲他知道要見上官時是不應該戴眼鏡的。因此當他跪在攝政王面前時，他實在看不清楚攝政王是如何一個人。

攝政王說話的聲音柔和而緩慢。伍聯德就所知答覆他的一切問題。諸如出生地點、年齡、教育情形以及在英國與德國的經歷。最後攝政王又問到伍聯德即將前去

東北的工作。並答允政府會全力支持他，以便完成他的任務。在觀見時間中，伍聯德一直是跪著說話。最後攝政王起身在太監們擁護下轉入後堂。伍聯德這才起身退出。

伍聯德在北京的另一位好友是李方。

他是美國夏威夷華僑。因愛國而回北京，在司法部任職。他有一個豪華的公館，經常招待賓朋。他獨身未婚。可是家中僱了六個僕人。伍聯德是他家常客，並幫助他招待朋友。有一次他在李家遇見了徐世昌。李方在民國成立後，做了幾任駐外領事。

伍聯德又認識了溥倫。他是乾隆帝的後裔。這位親王爲人和藹可親，民主而西化。曾兩次有機會繼承皇位，可是被慈禧太后否決了。她是想找一個聽話的人去當皇上。

北京生活多彩多姿

一九一一年當伍聯德觀見攝政王之後，他決定在北京買一幢房子。結果他找到了在東堂子胡同五十五號的大院，外務部也在同一條路上。賣主是一個原在英國陸軍任職的英國人，名阿德金。他在一九〇

〇年隨聯軍入北京，事平後，他留在英國公使館任職。照當時法律，外國人不許在北京購置地產。可是在庚子之後，外國人在北京的一切行爲，中國人根本不敢過問。阿德金利用機會在各處找來大批建築材料，把他的住宅大事擴充，在北京住了十年之後，他決計回英國享福，才把這佔地四分之一畝的房子以六千元（五百英鎊）賣給了伍聯德。伍家在此住了五年，又增建了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政府成立時，中華醫學會由上海遷至北京。伍聯德就將此屋以及數千冊書籍的圖書館一齊捐贈該會。

伍聯德在自傳中，還記下了當時北京的生活消費，譬如煤是八元至十二元一噸，雞蛋一元可以買五十個，男女僕人每月工資約二元到四元，生活便宜而安定。

他又記當時外務部情形。在他服務外務部的二十年間，他經過了至少十二位部長和次長。其中有滿洲貴族那桐、法國留學的陸徵祥、美國留學的梁文廷，與有學者風度的顏惠慶，性情和善的福建人高而堅，英國劍橋畢業的曾宗鑒，以及日本留學、人緣欠佳的曹汝霖。這些人雖各有長處與缺點，但大都是忠心服務，有心替國

家做一番事業的。

在滿清最後的三年中，那些由國外留學回來的官吏大多已剪去辮子。只是當在正式場合時裝一條假辮子做個樣子而已。滿洲上司們明知這一個把戲，也裝做不知道。曾任駐德國公使的蔭昌，曾是德國皇帝威廉的私人好友，他後來任陸軍大臣。蔭昌喜歡穿陸軍制服，沒有辮子。伍聯德見他的時候他總喜歡說德國話。他身材瘦小，但也仿照德皇威廉留起了兩道上翹的鬍子。他為人過於決斷，因此和那些優柔寡斷的滿洲同僚合不來。

對於一個在馬來西亞出生、英國留學的廣東籍華僑來說，北京的一切是新鮮而陌生的。

伍聯德在自傳中還詳記了他在北京所經歷的一切，諸如業務中的規矩、北京鴨的烹調、馬路上的轎子與「膠皮」（人力車），滿洲婦女的服裝、高蹺、男女應對的禮節、打千、作揖叩頭過年過節的習俗、龍佛寺的趕場、文人雅士的詩會、官場應酬的禮節等等。

伍聯德所記最不平凡的一次經歷便是一位譚姓朋友請客，席上有「相公」侍候，為客人斟酒倒茶，並唱曲唱戲。可是他

們不參加客人們吃菜。

結識了名旦梅蘭芳

伍聯德還結識了梅蘭芳，並曾多次到梅家作客。梅氏曾到過日本與美國，有新式思想，對於京戲的改革與發展有重要貢獻。

在義和拳事件之後，有一段時期，中國外務部官員和駐京外國使館之間的關係冷淡而隔閡。但其後西太后逐漸明白她過去對外國人看法的錯誤，在她臨死前，她曾命京中高級官吏對外務人員應特別友好。首先，一位美國女畫師被許入宮為西太后畫像，並准許她住在宮內。曾在歐洲受教育的德齡公主和她兩個妹妹都被派為女官，幫助西太后招待外賓。

在北京伍聯德和一批由歐美留學回來而出任官吏的人往來最多。他注意到在最早期唐紹儀等一批留美回來的學生中，沒有一個人是帶外國夫人回國的。但稍後則中外通婚的漸多，陸徵祥娶了一位比國名門淑女。一位江醫生娶了一位德國的女化學師，後來在上海開了一家藥廠。廈門一家罐頭食品公司的小老闆黃子方博士娶了一位能幹的美國阿爾巴尼州的大學生。當

黃子方在國際聯盟衛生組織任職時，他們住家在北京與日內瓦。法官廖福曾娶了一位他在巴黎大學的同學，美麗而和善。刁作謙畢業於劍橋大學，並取得英國律師資格，娶了一位美麗的倫敦小姐。其後刁作謙出任中國駐古巴公使。當時在北京差不多有五十家是有外國太太的。她們還組織了一個外國太太的俱樂部。

當時在北京有十三家外國公使館。中國官員們則大多和他們留學的外國朋友有較多往來。譬如留歐的大多和法國比利時等國人往來，留美的則和美國人往來，留日的則和日本人往來。

和伍聯德往來較密的外國人有兩位。一位是在中國出生的英國人葛脫魯博士。他是醫生但擅長於語言。因此當公使館在義和拳事件時被圍時，他擔任翻譯，伍聯德初識他時，他就告訴了許多在使館被圍時的故事。諸如雙方交戰時的殘暴，聯軍其後搶掠財物時的醜行。伍聯德住在東堂子胡同，葛脫魯與他的美國太太住在煤渣胡同，相距不遠，兩家時有往來。

澳洲籍醫生莫理循

伍聯德的另一位外國朋友是澳洲籍的

(二) 平生的德聯伍

莫理循醫生。莫理循出生於澳洲，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性好遊歷，此時正任英國泰晤士報的駐北京記者。消息靈通，比英國公使館送給英國外交部的官式報告還正確與迅速而出名。因此他所住的那一條街也被北京的外國人稱爲「莫理循街」。也就是今日的王府井大街。

在伍聯德未曾自己買屋之前，他曾兩次被莫理循邀去作客，住在莫家。第一次去時，他遇見了一位美麗的英國女秘書。第二次去時，她已是莫理循夫人了，兩年後，他們添了一個男孩，名叫伊恩。伍聯德還抱過這孩子。莫理循做了十五年的泰晤士報記者。退休後他做了袁世凱的高級顧問，年薪四千英鎊。伊恩莫理循後來去劍橋大學的三一書院讀書，成爲一位東方問題專家，其後任日本北海道札幌帝國大學的英文教授。後來又任英國駐日本大使克萊齊爵士的私人秘書。最後任上海一家中英合資公司的代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前，小莫理循到新加坡任情報局副局長。稍後又任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當時他僅二十八歲。一九四二年他發表了「馬來亞通訊」一書。記述英軍在馬來亞的失敗經過。一九四三年又發表了「對日戰爭」

一書，他並經歷過在緬甸、爪哇與越南等地的戰事。韓戰爆發時，他在戰場上報導新聞。不幸在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一日他和另外兩位記者在戰地因誤踏地雷而喪生。伊恩莫理循的一生被一位中國女作家韓素英作爲題材而寫成一本小說，其後又被拍成一部著名電影，名爲LOVE IS A MANY SPLENDOROUS THING。

老莫理循共有四個孩子，全是男的。也都入劍橋大學讀書，但伍聯德僅和伊恩有往來。莫理循夫人死於一九二二年，在莫理循死後僅二年。伍聯德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在澳洲坎伯拉的解剖學會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詳述莫理循的生平，和他在醫學上的貢獻，以及他有名的書庫。

葛雷醫生與朱爾典

伍聯德的另一位英國朋友是愛丁堡大學畢業的葛雷醫生。他是英國公使館的醫官，他的前任是蒲雪耳醫生。此人曾撰寫兩巨冊的「中國美術」，是研究中國美術的名著，葛雷醫生除在英國公使館任職，又在外城設立一免費診所爲貧苦的中國人治病。中國人稱他爲「德大夫」。葛雷夫人是一位演員，常常爲外交界人士演出戲

劇。他夫婦買了許多鼻煙瓶。退休後一齊帶到蘇格蘭去，也許這一批珍貴的藝術品現在可能在愛丁堡的美術館中。

清末民初駐華英國公使是朱爾典。此人是一個職業外交官，曾在中國及朝鮮各地的英國公使館中任職。在朝鮮時，他認識了袁世凱與唐紹儀。一些中國的保守派官吏都熟知朱爾典在申述一件重要問題時，常常拍桌子的脾氣。但伍聯德卻覺得此人是友善而喜歡幫助人的一位外交官。當伍聯德其後在東北從事撲滅鼠疫病工作時，朱爾典給他不少幫助。當朱爾典的兒子想去劍橋念醫科時，他曾向伍聯德請教一切。

其後小朱爾典研究細菌學畢業，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任上海公共租界衛生局局長。

伍聯德夫人因健康不佳，居家時較多，不常外出酬應，只參加一些外國友人的集會。她曾試以英文寫作，記述中國古代美人的書。第一本是寫楊貴妃，於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倫敦與紐約同時出版。一九三一年出版「西施」，一九三四年出版「昭君」。第四本不曾寫完，伍夫人即在一九三七年逝世。(未完待續)